

当县城老年人开始“炒币”： 绝望的 暴富陷阱

很多陷入“头寸管理”骗局的人，过着最普通的生活，之前没有运气或是没有能力搭上任何一班财富快车。这场投资骗局就像一枝幸运之神难得伸出的橄榄枝，看起来门槛很低，操作也非常简便，不需要多少资金，也不要求多高的专业性，他们太需要这样一个可以透进光来的窗口。

骗局

“应该邀请你去我家坐坐的，但实在是太脏了，因为本人是收破烂的。”魏伟发来微信消息，后面跟着一个害羞的表情。他的家在浙江丽水市遂昌县的一条老街上，是一套50多平方米、分隔成3个房间的平房。

魏伟原本打算不再收废品。他已经年过六十，头发全白了，腿脚也不好，走起路来有些颤抖。但从2021年开始，魏伟不得不重操旧业，因为他失去了自己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十几万元积蓄。

损失源于一场致富的陷阱。2019年10月，一位曾经的老邻居找到他的平房里，神秘地介绍一个“投资虚拟货币”的项目。按照邻居的说法，这是一款国家允许的虚拟货币，投资者需要在平台上开通账号，充值本金买币，然后根据上级本来的指示，每4天在固定时间点买进和卖出，就像股票一样赚取差价。“他说，这是国家为民造福，知道大家生活比较困难，我们年纪大的人没有地方去挣钱，才开发了这么个保本的生意。”听到这个项目能带来的报酬时，魏伟发出一声惊叹：投入5万元，一个月就能赚5000元。

这个“致富机会”最早出现在2018年，由两名遂昌本地人刘某华、毛某震从外地引入。城里口口相传的故事是，两人被吸收进了一个叫作“头寸管理”的组织，做虚拟货币生意，发了大财。这个组织有着严密的等级，从上到下依次设置了常务理事、理事、群主等层级。成为群主的条件是邀请至少10个人。每4天的买卖操作后，成员需要向群主上交收益的30%，群主再从中拿出三分之一交给自己的上一级。

魏伟已经想不起关于这笔“投资”更多花里胡哨的解释，只能从记忆里搜索出“去中心化、比特币、马云”等关键词。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对方信誓旦旦地承诺：保证不违法、保证不遗失、保证本金安全。他还掏出手机打开一个名为“Mark”的软件，向魏伟展示自己的“投资”。

魏伟决定拿出3万元试水。一个月后果真提现了

2000多元“收益”。他决定追加投资。按照“Mark”软件的规定，每个账户最多只能投资5万元，魏伟便借来几位亲戚的身份证号开通账号，追加投资7万元，还说服其他几位朋友加入，自己成了群主。

“致富秘密”慢慢在县城里流传开来。在记者接触到的投资者里，有工厂女工、保洁员、超市收银员、退休教师，年龄从40多岁到70多岁不等。2020年是这场“投资”影响规模最庞大的时候，这样的场景反复在县城里重现：清晨五六点，整个小城还没完全苏醒，一批行色匆匆的人已经骑着电动车上街。他们进入某栋大楼，在理事或群主租来的办公室里集中操作一番；大概半个小时后，又匆匆从大楼里出来，出现在家里或是工作场合。

幸福畅想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10月17日。按照4天一次的规律，那天正是操作交易的日子。清晨6点多，魏伟坐在理事的办公室，发现交易所的软件已经无法登录。许多微信群的消息爆炸了，人们相互询问情况，理事跳出来安慰大家，“出现‘黑天鹅’事件，为了资金安全，交易所要更新换代”。那时，魏伟没有太紧张：交易所之前也曾关闭过，快则一天，慢则三四天，恢复交易时又换了个新的名字，但账户里的钱一分没少。

不过这一次，软件没有重启。很快，遂昌县公安局发布通告称，破获一起传销案件。以刘某华为首的多人以炒作虚拟货币为名，引诱投资人注册会员，并不断诱使其发展下线，涉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。11月5日，刘某华等人被依法刑事拘留。根据投资者的自发统计，县城有约6000人参与其中，投资了3.5亿元。不过，遂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，由于存在重复统计数字、一人可以拥有多个账号等情况，实际人数和金额并未达到“6000人、3.5亿”。至于骗局波及多少人，由于平台交易所的服务器设置在境外，具体数据未能统计。



上钩

“头寸管理”的组织者声称，交易的是一款最新推出的虚拟货币，成交量小，需要投资者每4天买卖一次“冲流量”。魏伟把这理解为“就像拼多多一样，邀请新用户买东西，自己还能分到钱”，投资者所得的收益，就是刷单工资。如果面对的是稍微懂些理财知识的人，组织者的话术就会显得更专业一点，将炒币比喻为买股票，但这个平台是和买家站在一起的，“会有特别的手段，能操控涨跌，吸引其他散户加入后‘割韭菜’，让投资者赚到足够的钱”。

而2017年也确实推出“虚拟货币投资”这套说辞的好时机。就在那年年底，国际金融市场上比特币刚刚经历一波暴涨，2个月时间就从一枚5000美元上涨到将近2万美元。这股炒币的风潮也传进了遂昌县。虽然县城人里真正懂“比特币”是什么的人不多，但关于高位涨跌的造富神话还是传进了城里的街街巷巷。

除了强调收益率和安全性，“头寸管理”还充分展现了“集团的实力”，常常在全县最豪华的大酒店开动员会。50岁的杨春秀记得自己参加过一次冬天的大会，在一间40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里，每一张椅子都套着白色丝巾，桌上还摆着矿泉水。演讲者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“头寸管理”集团“高层”，40多岁年纪，穿毛皮大衣和靴子，涂大红色口红，“打扮得妖艳，看起来就是有钱人。”

会议结束后，大家转场到

餐厅大快朵颐。一个大圆桌能坐20人，每个人面前的餐桌下方还垫着一张精致的餐巾布，餐桌上有海鲜、牛排和鲜榨果汁。

人们也不是没有对所谓的“投资”产生过怀疑。这种层层拉人、抽成的形式，一开始就让林超想到了“传销”。他是个生意人，从17岁就开始做买卖，至今已经30多年，也算见过些世面。但“头寸管理”宣传的比特币“投资”，看起来又不像是一场标准的传销。这个做了一辈子实业的生意人从没想到一种可能：所谓的交易所、交易平台和后台人员，其实都是“头寸管理”一手搭建的。

和以上这些因为相信而堕入骗局的人比起来，高山川可能算一个“清醒的投资者”。他也是遂昌人，管理着六七十个账户，包括自己投入的6万元和表弟的20多万元。但和魏伟、杨春秀、林超不同，他说自己没有真正相信过那些话术，2020年初刚加入时就知道这是个击鼓传花的陷阱，但他觉得，这和买一只烂股差不多，只要能及时抽身就有得赚，“有侥幸心理，想着钻点空子，薅完羊毛就走”。9月份，平台关闭半个月前，他和表弟商量，“差不多了，已经赚了几万块，要不取走吧？”表弟劝他，再等一等，可能拿到这个“赌局”的最大回报。回想起靴子落地的那一天，他还没来得及阅读平台关闭通告上写的“疫情、国际安全”等理由，就已经意识到，“这一天终于来了，钱都没了”。

机会

遂昌是一座正在更新的城市。2017年，遂昌县城启动三溪口棚户区改造，开启了当地媒体称为的“史上最大城市更新工作”，也开启了整个城市对财富的想象。遂昌县本来就不是个穷地方。在记者的采访中，几乎每个受访者都会提到2018年前后，城中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各种“拆迁后一夜暴富”的故事。

不过记者采访的很多陷入“头寸管理”骗局的人，并没有得到这个城市中流传过的任何财富机会。他们过着最普通的生活，之前没有运气或是没有能力搭上任何一班财富快车。这场投资骗局就像一枝幸运之神难得伸出的橄榄枝，看起来门槛很低，操作也非常简便，不需要多少资金，也不要求多高的专业性，他们太需要这样一个可以透进光来的窗口。

杨春秀是一名超市收银员，家里有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和瘫痪在床的母亲，钱能让她的生活轻松一点。黄阿姨是一名保洁员，她希望能从比特币上赚一笔当“保命钱”，生病时去医院能掏得出钱。

大厦倾覆

魏伟的梦想和别人有点不一样——他想开一家书店。他喜欢看书。40岁之前，他是捧着“铁饭碗”的轴承厂工人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在国企改革下岗潮中，他成了第一批下岗的人。他离婚早，当时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和正在上学的儿子，只能找了个钢铁厂里三班倒的工作，不上班时，就蹬三轮车收废品。

参加“头寸管理”的“投资”之后，这个开书店梦想越来越清晰。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“炒币”中，特地买了6个手机，因为每4天买卖虚拟货币时，要在十几分钟内完成，他一人掌管着七八个账号，应付不过来，只能在理事办公室里请其他人帮忙操作，收废品的工作也暂时被搁置了。

这个美梦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的10月。其实，大厦不是突然间倾覆的。如果信息稍微灵通一些，或是在网上检索相关的新闻，就可以看到在2020年8月，苏州、桐城等地的警方已经发出通告，提醒市民警惕“头寸管理”多层次团队”。遂昌县里也提前有了风声。8月份开始，有人陆续抽身。魏伟发展的一位“投资者”给他打电话，语气十分着急，要求把3万块钱本金取出来，至于赚来的利息，一分钱都不要了，“公安局工作的亲戚说，那都是骗人的”。魏伟找到上级理事退了3万块钱，交给那位“投资者”。退款时，理事安抚魏伟，“集团运作正常着呢”。他相信了这套说辞，甚至在10月16日——平台关闭的前一天——还从儿子手里要了2万块钱追投。

交易所关闭3天之后，几乎所有人都明白，钱再也回不来了。

魏伟也遇到了上门要钱的人。他安慰大家，自己会把钱全都还上。他把这些账记在一个小本子上，一共是12万元，并重新开始收废品。除了收废品，这位60多岁的老人也没有放弃其他可能的挣钱机会。这两年，魏伟尝试过卖直销保健品、给短视频点赞返利，都亏了钱。最近，他又在一个茶叶籽油的项目里投了1万元。我劝他，要看好自己的钱包，不要再轻易投钱。他兴致高昂地告诉我：“不用担心，这是国家认证的产品，有高科技，对治疗新冠都有用的。”

据《三联生活周刊》